

孙亚平

著

# 女 劍 狂 女

下



版社

# 奇 金 殊

孙亚平 著

蓝天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6 号

责任编辑：刘金瓯 周会元

封面设计：雷洪连

奇剑双姝

孙亚平 著

---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0843)

电话：6784244 678813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0.125 印张 65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

ISBN 7 — 80081 — 476 — 9/I · 51

定价：24.80 元（全三册）

##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梧桐应恨夜来霜 .....	(1)
第二十三回	莫道不销魂 .....	(28)
第二十四回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	(60)
第二十五回	泪痕红浥鲛绡透 .....	(87)
第二十六回	昔人已乘黄鹤去 .....	(114)
第二十七回	几回魂梦与君同 .....	(142)
第二十八回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	(171)
第二十九回	云重阴山雪满郊 .....	(202)
第三十回	满川风雨看潮生 .....	(230)
第三十一回	相煎何太急 .....	(261)
第三十二回	南登霸陵桥，回首望长安 .....	(296)

## 第二十二回 梧桐应恨夜来霜

且说小崔那日在出金陵城的官道上换了男装，给呆子褚葛雍捎了个口信后，一道之上，或舟或车，时走时停，漫无目标地向西而行。她原无去向，著男装后亦不引人注目，清闲逍遥，倒也自在。走了廿余日，这日来到洛阳城。其时北方势力鼎足而三，唐帝关中，郑帝河洛，夏帝河北，中原战事正浓。

她迈进左近一家茶肆，要了壶龙饼茶，两瓯入口，消暑解渴，心口一爽。小崔自语道：“此茶虽不及太湖马山岛活火新泉烹煎的碧螺春，但在途中有这等好茶解渴，亦算不坏。果然是半瓯泛绿，几片含黄，眼沸蟹鱼，饼分龙凤！”她在途中，极喜在茶肆中吃茶，因为自古以来，茶肆都是个消息来源处。大至天下大事，小至贪官污吏的劣迹，甚至官场舞弊，达贵隐私，江湖仇杀，武林恩怨，都能在此花一壶茶钱，了解个大概。闯南走北的客官，销售丝绸茶叶的商贾，加上生喜饶舌的市民凑在一处，品茗闲聊，语无禁忌，端的是口无遮拦，没有不敢说的。

小崔慢慢品着茶瓯中的清茗，耳朵却在听邻案几个人说话。

有个苍头，沙哑着嗓子道：“两位是外乡人，欲去晋阳一带销售茶叶，不妨听老汉一句，还是莫去晋阳的好，贱就贱一些，在洛阳过了货，早早回家。”两个操南地口音的客商拱

拱手道：“我等均是小本经营，赔不起的，但望老伯明喻，缘何不能去晋阳？”苍头道：“夏县县民吕崇茂在夏县聚众起事，自称魏王，投靠了刘武周。”蓄着青须的客商言道：“夏县不是唐帝父子的地盘么？”苍头颌首道：“正是。于是驻守晋南的唐永安王李孝基，率兵急攻吕崇茂。吕崇茂兵不足万，只得向刘武周大将宋金刚求救，宋金刚遣骁将尉迟敬德领军驰援，于夏县里外夹攻李孝基，杀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

青须客商叹道：“值此多事之秋，我等买卖人越发不能活了。”说着落下几滴泪来。另一个中年客商亦道：“我们两家，数辈以来，俱以经营茶叶为生。只因战事不断，交通堵塞，兵荒马乱，干戈不休，已有数年未到北地来了。几年来，坐吃山空，有出无入，难以维持。此番卖地典屋，凑了这点本钱，原想到晋阳赚几个小钱。不意在道上受尽惊吓，千辛万苦到了洛阳，却去不得晋阳。这样一来，只怕连利钱都还不起。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

苍头摇首道：“两位差矣，到了这份儿上，还做甚买卖！前朝太平之时，晋阳一带有茶马互市，南人以茶换突厥的好马，再贩至南地，可获数倍之利。而今唐与突厥，因分赃不匀，反目成仇，昔日茶马互市，早就废之有年矣。”青须客商道：“这些小可都知道，我等此番来到北地，欲悄悄去晋地，私下交易，并不指望在市上公开兜售。只是两边打起来，这私下交易亦没了指望。”中年客商道：“不知战局如何，但望老伯不吝赐教。”

苍头道：“李孝基兵马虽众，却不中用，吃尉迟敬德那个黑炭头一通好杀，吕崇茂趁机从城里杀出，将唐军杀个大败。李孝基与麾下文武上百人，均被尉迟敬德所虏。”青须客商双

目一亮：“如此说来，唐军败了？”“唐军败了！”青须客商喜出望外道：“唐军若败了，小可岂不正好行事！”苍头哈哈一笑，“若真如此，老汉焉能劝二位莫去晋阳！唐帝李渊得报，大是震怒，已调了十数万大军，开赴晋阳，欲夺回失地。二位倘去晋阳，正好同两军相遇，莫说赔了本钱，只怕连性命亦要赔进去矣！”青须客商叹道：“晋阳乃唐帝李渊的发祥地，是不肯平白送人的……只是不知老伯所言……”苍头一呶嘴道：“洛阳城到了近万难民，俱是从晋地避祸来此的，老汉所言，岂能有假！”

小崔在侧暗道：“本姑娘此番到洛阳，不过来随便走走，何不去晋地看看！”一念至此，踱出茶肆，走去街上，问了两个难民，果然与那苍头所言不差。便在城中买了匹快马，次日起了个大早，拍马奔了晋阳。

小崔赶到晋阳后，已有消息，闻听刘武周、宋金刚兵败被杀，骁将尉迟敬德在阵上降了唐军，唐大军十数万乘胜回攻夏县。小崔大是扫兴，喃喃道：“本姑娘远道来赶这个热闹，哪知到了晋阳，刘武周却败了。黑炭头尉迟敬德听说是刘武周麾下第一员勇将，竟恁地没骨气，降了唐军！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洛阳玩几日的好。”她又一想，“晋阳距夏县不远，本姑娘生平未到过晋南之地，索性走一遭也罢！”于是觅夏县而来。离晋阳再往南，因连年征战，越走越荒凉，端的是晓角寒沙，柳塞榆关。不过荒原千里，纵马驰骋，却别有趣味。

她离晋阳后，又追了十几日。这日午时，老远瞅见前边有滚滚冥冥，雾贯烟涵的蔽天沙尘。小崔格格一笑，拍马上前，俟相距数百步，果见唐大军扎眼的旌旗甲胄。她远远跟定，直至此日酉时，大军在露天扎下偃月浇沙营垒。

是夜，刮起了拂拂微微、吹帽披襟的小风。小崔身著青衫，面戴人皮面具，带系长剑，悄没声地潜入军中。她守了约有半个时辰，有个小校走近，只听“嗤”一声，吃飞来石子点中穴道。小崔掩口一笑，将他拎将过来，剥去外衣，找隐秘处藏过，自己扮作唐军模样，大摇大摆，径奔中军大帐而来。

将及大帐，蓦闻有说话声传来：“区区一个夏县，弹丸小城，在本王十数万大军之前，必将碾作粉末。诸位将军，城破之日，便是屠城之时！”小崔听出是李世民之声，心中暗道：“此厮果然歹毒，若教他得了天下，苍天之下还有噍类么！”正在此时，又听有人小心言道：“大王手握重兵，新近又破了宋金刚，已建下不朽伟业，何苦与小小一县之地怄气！微臣以为，屠城事小，损及大王清誉事大。请大王三思。”

只听李世民怒道：“当初尉迟敬德将军统兵协助吕崇茂守夏县，圣上暗遣使者，赦免吕崇茂死罪，官拜大唐夏州刺史，令他暗图尉迟将军。夏县长吏刺尉迟将军未果，吕崇茂反被尉迟将军所杀。及尉迟将军离了夏县，吕崇茂余党，复踞夏县，以抗皇朝。这等反复无常，岂能宽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诸位毋须多言，本王心意已定，夏县城破之日，不论男女长幼，一个不留！”

又有人谏道：“大王，圣上和太子殿下，仁德广被，以德服天下，大王何必逞一时之强……”李世民一声断喝：“太子在长安宫城内逍遥自在，本王却在此地亲陷战阵，血染征袍。尔等到底是听太子的，还是听本王的？”帐中谋臣武将，面面相觑，唯唯而退，无复再敢言者。

小崔的内力修为，已臻一流，耳力随功力增加，虽离大

帐二十多步，然大帐中的言语，无半句未收入耳中。她冷冷“哼”了一声，退出唐军大营，脱去小校军服，跨上快马，连夜奔去夏县。她快马加鞭，二十多里地用了不足半个时辰，便赶到了北门城下。她坐在马上，大声道：“城上军爷听着，草民有机密大事稟报，务请通稟一声。”一语甫歇，城上立时亮起通明的灯笼火把，亮若白昼。原来城中已得消息，作了防备。一个裨将从墙上探出头道：“阁下有何要紧事相告？不妨说来听听。”小崔道：“此事关系城中百姓性命，草民要亲见城中长官面陈。”裨将哈哈笑道：“阁下敢是欲诓开城门，与敌军里外相应罢？”城上军卒哄笑不已。

小崔“啐”了一口，“夏县危在旦夕，尔等尚有心境取笑，果然是不知死活！”裨将不听她解释，一摆手，狼牙箭如雨点般射到，硬是将她认作唐军奸细了。小崔揣知夏县守军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只得圈转马首，打马直奔西门去了。她用“蹬里藏身”之法行得片刻，飞身下马，用轻功纵上城墙，几个起落，若大鹏展翅，掠过民房，朝城内扑去。只听身后“咣咣咣……”响起一片锣声，“有奸细混进城了，有奸细混进城了！”小崔轻功之佳，乃天下一品，小小夏县城中，有谁能奈她何！当真如入无人之境，未几已到了城南钟楼之下。

古时大小城池，俱以钟鼓报时，因此凡城必有钟鼓二楼。其中区别，仅在于钟鼓重量不等，大小有别；楼阁规模不同，占地宽窄罢了。城中居民，闻钟而起，闻鼓而歇，所谓“晨钟暮鼓”，便是指此。各城钟鼓二楼，平日有人专司其职，位置多在南门里边两侧。

小崔来到钟楼之下，双足一纵，上了楼。楼上一个十人

队，当班值夜，骤闻锣声，心生警觉，各持兵刃，把住各处。陡见人影一闪，有人窜上楼来，立时有人喝道：“甚么人！”十个军卒大呼小叫，冲上围殴。小崔足下一动，闪入进去，使手抓住撞木，发力一送，铁钟“铛——”的大响。她内力过人，故撞钟之力，较之常人强过许多倍去，这于夜深人静来说，不啻是记惊雷。小崔连连发力，钟声大作，“铛铛”之声，不绝于耳，阖城百姓，遽闻钟声，似潮水一般，涌到钟楼之下。

那队军卒，惊得叫苦不迭，腿都软了。原来此钟在平时用来报时，战时则用来报警，守将唯恐有人扰乱军心，撤下司钟夫役，改由军卒守楼。她这一通撞了七八响，直将一城军民悉数惊动，这渎职之罪，非同小可，只怕难逃军法处置，是故这队军卒，吓得面无人色，哪里还有方寸？只知挺枪挥刀，上前拼命。以小崔内外双修的身手，寻常军卒焉能制得！她身形斗转星移，足法精妙，围钟而动，干脆弃过撞木，运内力击钟，掌力出手，凌空将铁钟拍得“铛铛”直响，钟声居然不弱于撞木撞出的音量。十个军卒吃钟声震得头晕目眩，脚步踉跄，宛如一队醉汉。小崔出手疾点，须臾之间，制住了他们穴道。

其时钟楼周围，已聚了数千城民，百余名将士，张弓劲射，电影风翎，纷然雨集。小崔拽出长剑，拨打箭矢，运内力喊道：“唐军十数万大军，已到夏县二十里外，明日定将围城。夏县弹丸之地，以城中万余军民之力，难以与抗。草民闻夏县长吏反复无常，唐军主帅李世民有令，城破之日，城中不论长幼，不留一个活口，欲屠城泄愤。”她以内力逼出的话语，盖过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声，顿时有人挥拳呼应。小崔

复又喊道：“倘欲活命者，何不随我破门而出，强似在城中引颈受戮了！”人群立即向南门涌去，与守门军卒挤作一堆。

小崔大鸟一般，从钟楼上飞将下来，在人群头上几个“燕子抄水”，轻轻一借力，已飘至南门城墙门洞中。她双手十管纤笋，攀桂散花，将守住大门横木的军卒，连点带拿，俱皆点倒。格格一笑，发力抬起横木丢在一侧，“哎呀”一声拉开了两扇沉重的城门。人群见大门洞开，有了生路，早将平日对军卒的惧怕丢过一边，发声喊，拥向城外去了。守军调来人马，欲堵住去路，怎奈求生欲望使然，谁还认得甚么军爷长官！这一跑，足足跑出了大半之数。

天将及亮，果见遮天尘土，逼近夏县，唐军拔营而至，兵势甚壮。冲出城门的数千城民，因恋着家园，不肯就去，多聚在城外高地，翘首相望，希望只是受场虚惊，吃人愚弄了一次。待见尘土大起，方信是实，数千城民，伏地叩谢，跪了一片。小崔泪光莹然道：“众位父老，速速去罢，只怕再迟，连你们也走不脱了。”城民们因夏县中还有自己妻儿老小，房产财物，不忍轻弃，及闻此言，扶老携幼，一步三回首，哭着去了。

只一顿饭工夫，十数万唐军，便将县城团团围住，四处架起云梯楼车，砍伐杀喊声，在大地上弥散开来。小崔立在高处，目中甚有不忍之色。夏县城墙不高，守卒无多；而唐军攻具齐备，兵强马壮。两下里强弱相去太多，料定夏县阖城军民，定然难免一死。她遥见唐军主帅秦王李世民，一身亮银甲，头戴白银帅盔，外罩白缎战袍，跨下一匹神骏非凡的青海骢，挥剑纵横，往来奔驰，一副得理不饶人的神态。小崔“哼”了一声，“以多打少，充甚好汉！不让他吃点苦头，

越发不知天高地厚了！”说着去行囊中找出那身唐军小校服色，匆匆换过，提剑上马，混入唐军之中。

李世民仰天大笑，环顾左右道：“众位将军，若不能进城吃午饭，教天下英雄将本王瞧得小了！”一副睥睨傲视的神态。小崔立时有气，心道：“数年未见，他那狂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德性，一些都未改变，当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遂催开坐骑，径奔李世民而去，凌空一掌劈到，李世民应手而飞，“啪”一声跌落马下。小崔一拧腰肢，飞落青海骢之上，格格笑道：“若不能将你打落马下，亦叫天下英雄将本公子瞧得小了！”一夹马腹，斜里飞驰而去。

军中见忽生变故，一班铁卫“哇哇”冲上，将李世民护住。待军卒省悟，小崔早纵马驰至一箭地之外，普通军卒的弓箭，哪里还能够得着。军中几个膂力过人的上将，将乌鞘好弓扯满，连射几枝。小崔或以手绰，或以剑拨，竟跟玩耍也似。

李世民被她一掌震伤，吐了几口血，他挣扎起来，指而言道：“追……快追！”尉迟敬德一拍黑如亮缎的坐骑，率麾下几个偏将，追出半里多地。怎奈青海骢太过神骏，蹄下生风，一阵风似的去远了。尉迟敬德只得望马兴叹，率麾下悻悻而归。

李世民见心爱的坐骑被人夺去，叫苦不迭，险些又闭过气去。他爱马成癖，若有看得中眼的，即便用千金美妾作换，亦在所不惜。其时李世民共有五匹好马，青海骢实出诸骏之右。他曾数遭凭借青海骢之神骏，免去丢命之祸，因此青海骢于他，实有救主之功。此马犹如汉时汗血宝马，日行千里，追电逐云，乃天下极为难得的龙驹神种。李世民武艺寻常，功

夫平平，故每战必骑青海骢，若有甚尴尬，打马先去，他人自然追不上。因此丢了青海骢，远比他手下爱将战死沙场，更令他心疼。所以他见青海骢绝尘而去，喉头一甜，又喷出一口鲜血。

唐军受此挫折，立时气馁。看官须知，古时民愚，极信占课吉凶之说。大军未动，要先占卜算卦，预知吉凶，甚么帅旗被大风吹折，将帅偶染小症之类，皆视作不祥之兆。今日主帅秦王李世民吃人一掌劈落马下，受了内伤，他心爱的坐骑，眼睁睁又被人在十数万大军前夺去，非但这个脸丢得大了，于唐军亦是个大大的凶兆。

夏县守军，见此变故，奔走相告，欢喜雀跃，将牛皮大鼓，擂得山响，军心也为之一振。

李世民左右铁卫，取出疗伤丸药，让他服下，扶他在胡床上靠着将歇。李世民以剑拄地，目中怒火大盛，咬牙言道：“各位将军，若有怠战无功者，须知本王治军法度，向来不顾情面！”众将到了这个份儿上，无人敢劝，纷纷披挂上阵，亲临箭矢，指挥军卒攻城。

城中守卒不过数千之众，昨夜教小崔一闹，均知唐军此番志在必得，于是俱皆嚷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如今拼死一斗就是。”皆生死志，要与唐军在城前拼死相搏，于是强弓硬弩，砖石瓦砾，同攻城的唐军相抗。城中尚余半数未能出城的百姓，情知终难一免，便合力拆房推墙，将瓦坛铁罐，火锅菜刀，负至城上，充作兵器。

唐军尽管人多势众，然夏县军民，居高临下，占了地势便宜。城上数十军民，对付一架长梯，而长梯打首只容一人，于局部而言，倒是城上以多打少了。唐军十数个勇将，攀梯

强攻，终于上了城墙，守军舍身上前，合力拼杀，立杀三将，余将势单力薄，只好跳墙而下，铩羽而归。城上得胜，鼓噪欢呼，用长木将三员唐将尸身，高高挂在城上。

李世民见小小一个夏县，数千守军，竟动用十数万大军攻之不下，不由生恼，唤人取来铁胎硬弓，扣上大羽箭，亲杀了五六个守卒。至此日未时，唐军伤亡千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李世民眼见去城内吃午饭成了一句空言大话，只得传令鸣金收兵，埋锅造饭。

是夜，城西唐军大营的粮草大帐，腾起火舌，瞬间便烧红了半边天。俟将士惊觉，哪里还能救得！几座大帐，直烧了半夜方熄。大火惊动了李世民，他在武将护卫下，由城南亲至城西，观望火势。望着那烈焰添城的大火，无可奈何，爱莫能助。这时一骑追风而过，丢下了一串笑声。李世民矍然一惊，面有怯意道：“若在两军阵上，刀对刀，枪对枪，本王任谁都不怕。但对这些来去无踪的江湖高手，当真教人防不胜防，疲于应付了。”

且说夏县守将，原以为大闹县城的小崔是由李世民派来的谍人，直至此时，方知她是友非敌，乃是位菩萨心肠的武林侠义之士。于是伏在城上，照大火肃拜致礼。城中军民伏地而拜者有之，歔歔出声者有之。

而李世民设在城南的中军大帐，里三层外三层，围得密不透风。铁卫之外，由一千兵士设防，秦叔宝、程知节等四员骁将，轮班当值，不敢稍有懈怠，唯恐那位神龙不见首尾的人物，遽然现身，取了主帅首级。尽管如此，李世民依然夜不能寐。

到围城的第八日，即唐高祖武德三年五月壬午日，唐军

终于攻破夏县。李世民纵兵淫掠，城中无长少，悉数杀尽；女子五岁以上者，统统被先奸后杀，无一幸免。死尸裸女，触目可见。次日唐军放火焚城，大火烧了两日三夜，一座万余人的城池，变作一片废墟。宋人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的记载，便是说的此事。

唐军焚了夏县而去，数日后，千余名百姓回到故土，跪在废墟前，伏地大恸，哭声震天动地。只听“嗒嗒”马蹄声近，一匹追风神驹，刨蹄驰到，人立长嘶。马上飞下一女，木然的脸上，一双星眸泪光莹然。她朝废墟拜过，忿然言道：“李世民啊李世民，终有一日，本姑娘要取你性命，为夏县百姓讨回公道！”一语甫歇，飞身上了青海骢，圈转马首，绝尘而去。

小崔坐在马上，极是懊悔，心中暗道：“只因本姑娘那日存了一丝慈悲，手下留情，方有夏县今日之祸。若一剑取了李世民首级，逼退唐军，解去夏县之围，倒是积了不少阴德！”她这一走神，胯下青海骢由性而去。待她仔细辨认，方知此马又奔了晋阳方向。小崔摇头笑道：“我只管在这条道上徒劳往返作甚！”又一想，“相传前边有座介山，煞是有名，不妨走去看一看也罢。”

小崔晓行夜宿，径奔介山而来，一路无话。

这日她来到介山脚下，下马而行，手执缰绳，缓缓而上。青海骢喷着响鼻，将马脸贴在小崔膀上，轻蹭轻磨，甚是亲热。

说来甚怪，向来不知体恤马力的小崔，自在夏县城下从李世民手中得到此马，脾性大改。她一道之上，十分看顾于

它，上山下山，每每下马缓行；每夜歇宿后，必使客栈伙计夜里为青海骢加料。她自己一宵数次起夜，去马厩中看它，搂住其脖，彼此亲热一阵。此马颇有灵性，善解人意，只要小崔一声唿哨，青海骢立时撒欢儿而至，并用长脸去她身上厮磨。大凡人得一宝，必然十分珍惜，小崔正是这种心情。是故，青海骢虽强于普通坐骑，但小崔得之，不但没省下气力，倒为它付了不少辛劳。

却说介山，周匝百余里，山势巍峨，古木繁茂，溪流屈曲，鸟语花香。此山古称绵上山，介山之得名，还有一段典故。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出亡，凡十九年而得回晋国，是为晋文公。重耳出亡时，介子推追随左右，在卫国因重耳饥饿不堪，介子推割腿肉为汤，使重耳食之，有“割股奉召”之功。及重耳回国为晋文公，大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而三赏未及介子推。介子推忿而弃官，携老母，隐居绵上山。

后介子推属下，为其鸣不平，悬书于官门，书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余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晋文公出见此书道：“此介子推也！”于是传令国中，求介子推所在。及闻他母子隐于绵上山，晋文公环绵上山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晋文公亲访此山，介子推却不肯同他相见，晋文公令放火焚林，逼其出山相见。待火熄，介子推与老母相抱，吃大火烧成焦木。介山因这一典故，自古迄今，为晋中一大名胜。其后民俗，清明前二日起，天下禁火三日，名寒食节，便是为了纪念介子推。

小崔上了介山，经人指点，寻到山上“母子柏”。“母子柏”乃林中两株柏树之名，一株苍老多枯，一株翠绿葱葱，两

株柏树彼此相拥，于是人们便说，二树乃介子推母子所化。小崔见多不怪，揣知必是后代文人附会之笔，因二树之状，与介子推母子事迹，颇为巧合，方有此说。她一笑作罢。小崔牵着青海骢，正在山上探幽访胜，独自观赏，忽闻听前边有兵刃碰撞声传来，便放开坐骑，悄悄掩近。

她悄没声地隐在树上，放目一望，原来有一胖一瘦两个和尚，与三男一女，分两处斗作一团。胖大和尚一根齐眉棍，瘦和尚的九节鞭，分斗四人，杀得难分难解。三男一女，一式使燕式铛，俱是隋朝许国公宇文述家传铛法。瞧其武功路数，兵器式样，必出自一门。三个少年均是二十岁上下年纪，那女子正当妙龄，豆蔻年华，身著蓝衫。看这四人的武功内力，倒是年岁最小的少女，稍胜一筹。三个少年中，年岁最大的与最小的两个，面目清秀，有官宦子弟的味道，中间这个，外貌忠厚，可手中燕式铛最重，可见膂力稍强于另两位少年。

与少女联手斗胖大和尚的，是最年少的一个。他一招“端铛冲营”使开，大声叫道：“小师妹快走，由我来对付这个胖贼秃！”少女上前横铛一拦，“三师兄退下，待小女来接他几招。”正与瘦僧搅作一团的清秀少年，忽地一招“金雕凌空”，斜里扑到，照胖和尚兜头一铛道：“小师妹切莫恋战，去洛阳寻师母要紧。”瘦和尚见三人合力去斗胖和尚，一抖九节鞭，鞭尖径取忠厚少年，使的是“乌龙出洞”招式。蓝衫少女一声“二师兄留心！”飞身一招“紫燕戏水”，从侧攻到。瘦僧中途撤招，以“鞭扫云烟”化解了少女的攻势，接着又用“连环三批鞭”，向他们师兄妹攻去。

小崔见瘦僧九节鞭，乃少林一派功夫。九节鞭实非九节，